

幼年时在乡下，初夏时节，田野里的棉花开了，绿油油的枝叶上站着紫的、黄的、粉红的花朵，薄如蝉翼的花瓣轻轻张开，小心翼翼守护着花蕊，长大的花蕊就能结成一枚青涩的小蜜桃。我和姐姐在田里玩耍，偷偷摘了花瓣品尝，有淡淡的清香，好吃极了。奶奶看见了就训我：小祖宗，我还指望这些棉花给你缝新棉袄呢，你吃了花儿，还咋结蜜桃呢？

一夜秋风，胖乎乎的蜜桃听秋风讲了一个笑话，都咧开嘴巴笑了，雪白雪白的。一望无际的棉花，像是天空的白云，一夜之间全都落在原野上。人们提着篮子，挑着担子，在田野里忙着采摘棉花，再忙着将云朵似的棉花一担担挑回家。

阳光如金，奶奶坐在院中碧绿的葡萄树下，低下花白的头，一针一线地细细缝着我的小花袄、棉背心。那是人世给我的第一缕温暖。

朴素的棉花，让老祖母用长长的棉线缝制的衣裳，温暖一个个幼小的生命，温暖一颗颗天涯游子的心。

后来，看齐白石老人一幅画，画的便是棉花，大面积的浓墨画棉花的枝叶，留白处是一朵朵绽放的棉花，蜜桃黑白分明、饱满充盈，白雪似的，满是尘世的暖意。画上题诗云：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画棉花的画家很多，只有出身农家的齐白石懂得棉花“花开天下暖”的脉脉深情啊！

唯有棉花，是花非花，是果非果。可它清清白白，花开陌上，温暖千万家。

年纪渐长，越发喜欢棉质的衣衫、裙子，素净的布旗袍上开着朵朵荷花，水墨画一般静美，那么柔软、贴心。棉质的衣裳犹如一对夫妻中年的爱情，所有的喧闹都过去了，不张扬、不虚荣。这份情感妥帖安稳，暖心暖肺，可以抵挡尘世的寒意。

读画家吴冠中的随笔，其中写他的妻子。有一年冬天，她陪吴冠中在阳朔的漓江边作画。吴老正画着，不一会儿大雨淋漓，她急忙用雨伞遮挡着画面，两个人在雨中淋得湿透了衣

走进贺敬之先生题写馆名的“陕北民歌博物馆”，最先攫住我的，是《兰花花》。讲解员声音温和，带点本地口音尾调，讲起传说中那美丽的姑娘，如何反抗命运，活像倔强的山丹丹，在崖畔上开出自己的颜色。正说着，歌声就起来了，没繁复配器，只一个清越嗓音，直直刺破空气：

“青线线那个蓝线线，蓝格英英的彩，生下一个兰花花，实实在在地爱死个人……”

那调子真是简单，简单得甚至有点笨拙，可偏偏透着一股钻心的劲儿。它不像由谁“创作”出来的，倒像是从黄土缝隙、山风呜咽，还有那些没名没姓的婆姨女子，天天劳作和叹息里自个儿长出来的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冀南老家，夏夜也听过差不多的调子，那是田埂上散了的秧歌，悠远，潮乎乎地带着庄稼的露水汽。然而这里的歌干巴巴的，

棉，在天是云，在地是花

李娟

雨渐渐停了，风却大了起来，画架支撑不住了，她只好用双手扶着画，用身体为他做画架，一动不动，一撑就是大半天。冬日的江畔寒风凛冽，两个人的手都冻僵了。

原来，他们中年的爱情如棉布一样，朴素、暖心、感人。

什么是爱情？不是那个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人，也不是在月光里弹琴唱歌的人。中年的爱情，是那个冒着大雨陪他作画的人，是在风雨里为他撑伞的人，是在寒冬用双手为他做画架的人。只有她，因为她是他的妻。她温柔贤淑、宽厚善良，和他几十年风雨与共、相濡以沫，患难情深。

读作家阎纲笔下的吴冠中：一天清晨见吴老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，打开包，取出精致的印章，有好几枚，磨呀磨，老两口一起磨。有人走过去问他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吴老说：“把我的名字磨掉。”“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……”他说：“不硬了，用不着了，谁也别想拿去乱盖。”那么珍贵的文物，为了防范赝品，吴冠中破釜沉舟。

多么睿智、刚烈的老人啊，不愧为画坛的“鲁迅”，我感叹着。他一生崇拜鲁迅先生，将鲁迅先生称为自己“精神的父亲”。

似乎看见一对白发的老人，相伴着坐在路边的台子上，他们低着花白的头，用力磨手里的印章，磨掉大画家吴冠中的名字，那么果断、倔强，毫不怜惜。她一直默默陪伴他，在风雨中作画时陪着，磨掉印章上大画家的名字时依然陪着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他老了，画不动了，没必要留着这些印章……

如果，年轻时的爱情，是春天陌上开遍嫣然的桃花，灿烂地燃烧着，漫天遍野，无限沉迷，那么，暮年时的爱情，就是秋天原野里盛开的棉花，她质朴无华，无香无味，朴素暖心。

棉，在天是云，在地是花。

漫漫人生，温暖你我的，除了棉花一样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还能有什么？

泛着碱味，直白又嘹亮，跟陕北的天一样，高远湛蓝，蓝得叫人心里既空落落，又满满当当。

再往里走是号子。几尊蜡像光着膀子弯下腰，肩膀死勒着粗大纤绳，肌肉纹理在灯光下泛出青铜般的质感，嘴张得老大，似乎正把那声压碎骨头的呐喊从胸腔最深处硬生生榨出来。讲解员按下按钮，粗犷且毫无旋律的吼声瞬间灌满了展厅：

“嗨——哟——！嗨——哟——！”

那声音里没有“美”，只有力。确切地说，是在跟贫瘠的土地、跟狂暴的黄河、跟那几乎扛不住的生之重荷死磕。我立在那声音里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才是歌的源头吧？文字还没诞生那会儿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还没定规矩的时候，人就是这么干的，用最原始的声带振动，向天地喊出自己的存在，讨

在冰面上飞

刘玉峰

灰蒙蒙的天
空飘起雪花时，干渠
里的水变成了光滑的冰
面，我迫不及待地两只
冰鞋紧紧地绑在脚上，
开始了梦寐以求的
滑冰练习。

很多年以前，柴达木一隅的德令哈劳改农场偏僻而荒凉。秋收过后的景象一片萧条，毫无生机。特别是冬天，田野荒芜，就连枝繁叶茂的高大杨树，也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骨架。凛冽的西北风中，戈壁滩上的农场看不见一片绿叶，天地间一片苍茫。尽管如此，也有让孩子们开心的地方。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，农场修建了一条大干渠，用巴音河水浇灌广袤的农田。干渠大概宽有五六米、深有三米左右，笔直直通向看不见的远方。干渠春夏秋冬四季清水长流，冬天停水断流。留存下来的水在干渠底下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滑冰场。干渠两边是黑黄色的土，一条白色的冰道直溜溜地没头没尾。太阳照在冰面上，光滑的冰面闪闪发光。德令哈的冬天无比漫长，整个冬天干渠里的冰不会融化。孩子们无所事事，大干渠就是打发时光的最好去处。干渠里的冰场是自然形成的，孩子们的冰车是自己做的。冰车十分简单，甚至简陋。一块长方形的木板，木板下面钉上两根对称的方木，方木上再固定两根粗铁丝，简单的冰车就做好了。再配上两根一头尖的铁棍，就可以去大干渠滑冰了。看着别的孩子扛着冰车得意的神情，我心里像有小虫在爬，痒得难受。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，母亲把一个冰车递给我说，跟孩子们一块玩去吧。望着母亲手里的冰车，我疑惑地问道：哪里来的冰车？母亲笑了笑说，昨天晚上你爸爸熬夜给你做的。突如其来的喜悦，惊得我半天说不出话。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冰车，长方形的木板上绷了一张灰色的野兔子皮。看着冰车上的野兔子皮，身上立刻有了暖洋洋的感觉。其实，心里比野兔子皮温暖。

在母亲慈祥的目光中，我扛着冰车来到朝思暮想的干渠。站在干渠岸上望去，干渠里一派生龙活虎、热闹非凡的景象。光溜溜的冰面上，孩子们你追我赶滑向远处。我和一个小伙伴下到渠底，开始了心旷神怡的滑冰运动。刚开始滑冰的时候，没有掌握好两只手的协调动作，冰车歪歪扭扭滑不起来。不过，一会儿工夫，驾驭冰车就像活动自己的手指头一样自如

了。干渠里的冰面光滑笔直，我们奋力朝着远方滑去。滑呀，滑呀，滑得汗流浹背，滑得脑袋上热气腾腾，仍然意犹未尽。黑黄色的干渠不断向后面退去，刺骨的冷风扑面而来。那个感觉美妙得无与伦比，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在冰面上飞翔。就在我们玩得亦乐乎时，几个蛮横的男孩子滑着冰车撞向我们。小小的冰车冲击力可不小，我们被撞得人仰马翻。见我们狼狽不堪的样子，男孩子们在笑声中扬长而去。我和小伙伴狼狈地从冰面上爬起来，突然，小伙伴指着我的鼻子说，你的鼻子流血了。我用手摸了一把隐隐作痛的鼻子，阳光下手指上的鲜血刺得人眼晕。望着手指头上的鲜血，愤怒的火焰从心里一下子燃烧起来。我重新坐在冰车上，发疯似地去追赶那些趾高气扬的孩子们。当我追上他们时，犹如一发射出膛的炮弹，直接向他们撞了上去。由于惯性太猛，被我撞上的那个男孩子被甩出去十几米远。就在其他孩子不知所措时，我又一次发起了“冲锋”，像一个勇敢的战士，在冰面上横冲直撞，撞得他们七零八落。那些孩子们顿时乱了阵脚，从冰面上四散而逃。实际上，我并没有报复他们的心理，只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老实善良的人不是没有胆量，而是不想欺负人罢了。

那天傍晚，当我提着冰车爬到干渠岸上时，日落西山红霞飞，火红的太阳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就像一颗透明的玛瑙，那个苍茫壮美的画面，至今依然在脑海里闪过。回到家之后，父亲问我冰车好不好用，我告诉父

亲，轻巧的冰车在冰面上像鸟一样能起飞了。父亲笑了笑，伸手摸了摸我的鼻子问道，摔跤了还是打架了？我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父亲。父亲沉默了片刻说，男孩子磕磕碰碰没啥，不打架也不是男孩子。不过，随随便便打架不是好事情。我不知道父亲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，但我知道父亲没有埋怨我。

从那以后，那几个男孩子果然老实多了。再去滑冰时，他们再不敢随随便便欺负人了。大家心照不宣遵循着一个原则：与人为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开心的日子没有多长时间，干渠里干净光滑的冰面，就在春天的阳光下开始慢慢融化了。干渠里的冰融化了，希望并没有破灭，期盼的种子在心里默默发芽。第二年冬天，别出心裁的我想制作一双冰鞋。于是，便偷偷摸摸去找农场的能工巧匠。这个人曾经是一个机械师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判刑劳改，刑满后留在农场的机务队工作。这个人戴着一副白塑料框眼镜，给人感觉一副文绉绉的样子。听了我的想法，他断然拒绝了。我不但没有心灰意冷，反而死缠烂打天天去软磨硬泡。无奈之下，机械师给我制作了一双冰鞋。所谓的冰鞋，就是在鞋形的木板底下，固定两个打磨光滑的铁片。冰鞋的确太简陋了，可在我眼里，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宝贝。

灰蒙蒙的天空飘起雪花时，干渠里的水变成了光滑的冰面，我迫不及待地两只冰鞋紧紧绑在脚上，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滑冰练习。最初的那些天里，醉汉似的在冰面上跌跌撞撞，狼狈不堪。摔倒了爬起来，爬起来再摔倒，摔得鼻青脸肿。尽管如此，滑冰的热情和勇气不减。晚上躺在被窝里，浑身火烧火燎地疼痛。第二天，看着太阳升到了半空中，毅然决然又去了干渠。伤痕累累的我，终于在一个星期后可以在冰面上滑行了。随后的那些日子里，打了鸡血似的在冰面上疯狂滑行，那个感觉真的像飞一样奇妙。虽然遥远的柴达木偏远而荒凉，只要飘雪的冬天来临，快乐的日子就不再遥远，在孩子们的心里，柴达木的冬天变得温暖了不少。

西安古城墙（7）

墨耘

敞口是一种风险，一种“却是平流无石处，时时闻说有沉沦”的警示。整座西安古城，不也是留在历史深处、朝向苍穹的敞口吗？古人希望用坚固的城墙构筑平安世界，但封闭的环境催生“花盆效应”，使人愈加不适

榆林有歌

刘朝杰

要一口活气。

凄婉和雄浑走过了，猛地眼前就敞亮，墙上红绸鲜亮抢眼，黑白照片里年轻腰鼓队员步子飞扬，阳光底下的尘土金灿灿地腾起来。旋律也跟着变，变得欢快炽热，像脱了缰的骡子。这是《东方红》的雏形，是《咱们的领袖毛泽东》，是从信天游、秧歌调里脱胎的新歌，带着泥土体温，换了一副新筋骨。

我忽然有点明白了。这博物馆收着的，哪里光是歌呢？倒不如说就是一部用耳朵听的历史。它听一个民族怎么从深重苦难里，用歌声给自己凿出

应外界环境，导致落后挨打的悲剧不断重演。敞口也是一种自信，一种“来者皆可照见，去者绝不强留”的豁达。你看那山谷，正因为有巨大的敞口，才能聚云成雨、生养万物，这需要勇气，也能带来丰盈。

沿着城墙继续往前走，夕阳只剩下余晖了，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城墙的西南方向，向下俯瞰，几只游船悠闲地漂浮在护城河上，与霞光映照下的

城墙相映生辉。此时，“渡口”——这个词毫无征兆地浮上心头。从前的渡口，是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寂寥，是“舟子喃喃催人渡”的急迫，是肉身从此岸到彼岸的颠簸。而今，这护城河，不正是最深邃的渡口吗？它渡物质，从铁马冰河到轻快游船；它渡精神，从“关山月冷”的征人乡愁，到“今夕何夕”的旅客幽情。

而这座城墙，这历经千年的庞然大物，它渡的又是什么？它静默地横亘在这里，渡过了金戈铁马，也渡过了市井繁华，又将多少如我一般的过客，从懵懂的此岸，渡向一个“若有所思”、企望可及的彼岸。

像关中那么黏糊，干脆利落悬在头前上方，整座博物馆的影子被拉短了，端正地甩在广场上。我又瞄一眼贺敬之先生那四个字。这会儿光线正毒，泛着一股子刚硬劲儿的光。车动了，博物馆在身后一点点缩，缩成一个乳白色的点。那些歌声却没散，在脑子里打着转，像只不知疲倦的鸟，从《兰花花》的崖畔扑棱到《黄河船夫曲》的浪尖，再掠向红绸翻飞的广场。掠过我时带起一阵小风，心里那个睡死已久的角落忽然就松了，湿了，仿佛也有啥念头想跟着哼唱出来。我想，这就是歌的魔力了。它让你觉得无论走多远，调子一响就能找到回去的路。回到风沙磨砺过的土地，回到那些没名字却用嗓子刻下名字的先人中间，回到这民族最初也最本真的心跳里去。这博物馆与其说收藏过去，不如说是替我们所有人守着一个声音的原乡。